

《北京文学》月刊社 编

# 北京文学

## 好看小说

### 选

2006-2007

《从未如此爱过》

《花酒百合》

《随花而逝》

《万箭穿心》

《王良的理想》

《逍遥津》

《心爱的树》

《哑炮》

《镇长九斤》

《北京文学》月刊社 编

# 北京文学

## 好看小说

### 选

2006-2007

《从未如此爱过》

《花酒百合》

《随花而逝》

《万箭穿心》

《王良的理想》

《逍遥津》

《心爱的树》

《哑炮》

《镇长九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学》2006~2007 年好看小说选/《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87-2170-5

I. 北… II. 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493 号

---

书 名: 《北京文学》2006~2007 年好看小说选

主 编: 《北京文学》月刊社

责任编辑: 王紫千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http://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3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28.00 元

---

# 前言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 杨晓升

读小说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我所指的当然是好看的小说。

在我看来,好看小说当然包括这样的一些因素:新颖的故事、紧张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丰富的意蕴和深刻的内涵,等等。

简单地说,那些读起来让人畅快淋漓如痴如醉,放下来又如品甘霖回味无穷的小说就是好看小说。

紧张的工作之余,抑或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静心翻开好看小说,心情如音乐般缓缓地荡漾开来,原本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自身的心灵感受着小说中人物的心灵,你的心弦很快被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或小说所营造的氛围牵动着,时而紧张时而舒缓,时而喜悦时而压抑,时而激动时而感伤……但无论是何种状态,你都全身心地感受着阅读带来的愉悦、神经放松之后的舒畅。即使是阅读带来的压抑或感伤,那也只是瞬间的感受,随着小说阅读的结束,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你会掩卷而思或会心一笑,然后重新投入你的生活和工作。

好看的小说实在是一位精神按摩的高手,他在一阵翻云覆雨或轻或重的按抚之后,让你体味世间冷暖、人生况味、生活辛酸,甚至于让你恍然大悟、窥视到人生与生活的另一番奥秘。这样的小说,也是有灵性的小说,因为这样的小说既像精灵也像智者,能够真正感染读者并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

然而,并非所有的小说都有这样奇妙的阅读效果。

有另一类小说,作者或矫揉造作或故弄玄虚,或胡编乱造或充当巫师。他们写的小说,要么苍白浅薄,要么晦涩难懂,尽管作者总是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读者却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只能嗤之以鼻,这样的小说,自然难以赢得读者芳心,这样的小说就不是好看小说。这样的小说,就是没有灵性的小说,它就像机器人,只有技术的组合,虽然科技含量可能很高,却没有灵魂的栖息。这样的小说自然不能感染读者,更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文学杂志是办给读者看的,读者需要的当然是好看小说而非不好看小说。这话说起来不但有些拗口,而且根本就是废话。尽管如此,却并非所有的文学杂志、所有的文学编辑都能按照读者的口味来选择、刊发小说的。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好恶和审美趣味选择小说、刊发小说,然后强行兜售给读者(美其名曰“引导

读者”)，在文学期刊界中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就如一个喜欢吃臭豆腐同时又是制作臭豆腐的烹调高手经营着一家豪华餐厅，却全然不去考虑顾客的喜好，只顾制作自己喜欢吃的臭豆腐一样，最终结局，只能是门庭冷落，生意难以为继。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由最具有大众意识和平民意识的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曾经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所推崇和刊发的小说，当然是面向大众的好看小说。这种“好看”的标准，当然是普通大众大都能够接受的标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审美标准当然是多元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但众口中也有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近年来我们一直按照大众中这个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来选择小说、刊发小说。假如有钻牛角尖者想刨根问底：你这个“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又如何确定、靠什么确定？那我干脆这样回答：靠悟性。而悟性别人无法教给你，你自己得慢慢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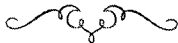
有这样一个事实：新世纪以来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所刊发的作品被转载率一直名列全国前茅，发行量最大、高达40余万份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几乎每期都转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的小说。在近几届全部由读者投票选出的《小说月报》百花奖获奖作品中，《北京文学》(精彩阅读)获奖作品数量也一直高居所有文学期刊之首，这就是我们认定的“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的最好例证，这也是《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发行量近几年来能够持续上升的重要基础。

虽然从专业的角度看，纯粹由读者选出的获奖作品并非都是白璧无瑕的作品，但却真正代表了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这就如当今国人虽依旧喜欢细粮却更热爱粗粮的饮食时尚，谁高谁低、谁更有营养价值都难分高下一样。更何况，在如今十全十美的小说作品或凤毛麟角或难觅芳踪之时，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有什么理由蔑视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选择呢？

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读者普遍的审美主体就是市场需求的主体，读者普遍的审美变化就是市场的审美变化，读者普遍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层次也并非像某些文学编辑臆想的那样低，有的甚至比我们这些当文学编辑的还要高。那些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仍然根深蒂固居高临下俯视读者、甚至于不顾读者需求执意要“引导”读者的编辑思路，不仅是落伍的，而且是滑稽和可笑的。

除了在每期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杂志上推出大众读者喜欢的好看小说，我们每年还要进一步精选、编辑一本年度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好看小说精选》，为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在短时间内阅读到经过一年时间沉淀之后呈现出来的好看中短篇小说精萃，同时也让读者充分享受好看小说带来的快乐。

读者的快乐，就是我们当文学编辑的最大欣慰。



## 目 录

|              |         |
|--------------|---------|
| 从未如此爱过 ..... | 王秀云 / 1 |
|--------------|---------|

小桃一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大水。后来大水考上了大学。小桃去省城找大水,她认识了薛姐和薛姐的丈夫庄老师。她给薛姐全家每个人都织了一件毛衣,主要是给庄老师织,为的是托庄老师替她打听大水,因此引得庄老师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为找到大水,小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小桃究竟又遭遇了什么呢?

|            |          |
|------------|----------|
| 花酒百合 ..... | 丁大华 / 2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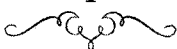
二强子的爹李百合得了脑梗,他是个修脚的。二强子从没认为爹有什么了不起,直到国际芭蕾舞明星大腕儿来到了二强子的家,二强子才知道原来爹一度风靡欧洲。爹珍藏的舞鞋现在至少 10 万美元一双。不知二强子后来跟爹学了修脚的手艺没有?

|            |          |
|------------|----------|
| 随花而逝 ..... | 希子因 / 41 |
|------------|----------|

电视女主持人陈杏儿见到了她十余年前的暗恋对象,并且他们真的相爱了,他们是才子与佳人,他们真心相爱,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样的幸福?然而,爱情依然曲折,杏儿依然痛苦,这是为什么呢?

|            |          |
|------------|----------|
| 万箭穿心 ..... | 方 方 / 71 |
|------------|----------|

新房子的位置面对辐射状的多条街道,按风水的说法这叫“万箭穿心”,是最不好的。李宝莉的新房正好是个死角,也许这就预兆了她悲



惨的命运：自搬进新房后，丈夫有外遇，后因李宝莉跟踪并报警而跳水自杀身亡；儿子长大了，却不认李宝莉这个母亲，虽然她视儿子如命根，为了儿子上大学，她还去卖血；可当儿子参加工作并独自买了豪宅之后，却将李宝莉赶出了新房。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王良的理想 ..... 王雪梅 / 125

王良的理想是娶个贤惠的媳妇好好过日子，他真的娶到了媳妇，而且还是漂亮媳妇。但是他的媳妇缺乏他所想像的贤惠，她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她也要进城，总之，她并不甘心做他的媳妇，她要用各种方法摆脱这样的命运。问题是，王良仍然坚持着他的理想，于是悲剧产生了……

逍遥津 ..... 叶广岑 / 151

七舅爷家住北京，属正蓝旗，家里穷，但日子过得闲适。蝈蝈、金鱼、蓝靛额就是他过的日子。不过日本人来了，不招谁不惹谁的七舅爷却遇到了麻烦，他儿子青雨，那个俊美清秀的青雨该如何是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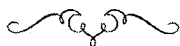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关乎个人命运，但更让我们感受到国家、民族、战争这些看似宏大，却又具体细微的主题……

心爱的树 ..... 蒋 韵 / 177

梅巧嫁给了大先生，生了四个孩子后，又爱上了席方平，并与其出走。在历经另一番沧桑与波折之后，她又见到已续弦了的大先生，小说由此高潮迭起。阴差阳错，爱恨交加，扑朔迷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与人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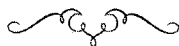
哑炮 ..... 刘庆邦 / 204

江水君因对同乡工友宋春来的媳妇乔新枝产生好感，在与宋春来一同采矿时发现一枚哑炮故意不说，导致宋春来继续采矿而被炸死。江水君后来如愿娶到了守寡的乔新枝，不想却因宋春来的死愧疚了一辈子。成为江水君妻子的乔新枝是否知道前夫的真实死因？二十多年后，当江水君临终前终于说出了事实真相时，乔新枝的内心深处掀起了怎样的情感波澜？



镇长九斤 ..... 黎 晶 / 242

镇长王九斤擅长喝酒。就因为能喝酒,他为镇里办了很多大事,这是他的一大法宝;也因酒,他失去了做男人的权利;还是因为酒,他自杀身亡。小说中的是是非非,是真实更是传奇,人生百味尽在其中,王九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小桃一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大水。后来大水考上了大学。小桃去省城找大水，她认识了薛姐和薛姐的丈夫庄老师。她给薛姐全家每个人都织了一件毛衣，主要是给庄老师织，为的是托庄老师替她打听大水，因此引得庄老师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为找到大水，小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小桃究竟又遭遇了什么呢？

## 从未如此爱过

王秀云

那天夜里，雨一直在下。雨滴像是横着扫过来，撞击窗户和门。小桃刚站到窗前，闪电飞来，天空像被利刃切开一样，一片惨白，很快就有雷声滚过，在院子里炸响，连柿子树都在喘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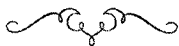
然后她听到了另外的喘息，爸爸的、妈妈的、哥哥和姐姐的，这比雨声更让她厌恶。白天他们都可以呵斥她，指责她数学考 68 分、刷碗不干净，或者又用筷子卷起了头发，诸如此类的理由遍布她行动的每一个空间，他们用对她的训斥提醒她的多余和不争气。而此刻，睡眠割断了他们之间的纠葛，他们用混合的喘息把她抛弃和隔离，只剩下她一个人，和一场看起来没有指望停下来的雨。

那天夜里，雨一直在下。黑夜被淹没了，一切都在漂浮和毁灭。这种感觉让她兴奋。小桃后来才知道，就是这场雨把大水和她不能拒绝的命运送来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阳光仍然是潮湿的。小桃感觉到处都充满多余的水分。大水站在他母亲身后，她母亲运转灵活的脑袋只能够到他的肩部。她看了大水一眼，目光迅速从他细长的眼睛和高挺的鼻梁上扫过。只是一眼，她觉得这个人早就见过，前世、今生，或者一场午夜的春梦。他的目光迎过来，和她的目光相遇又迅即分离，小桃觉得那个雨夜的闪电重新来临，切开了时间和距离，照亮了她和他最早的相逢。

她隐约看见不到一周岁的自己，被一床紫红碎花棉被围着，只有一双小手留在外面，抓着一个红柿子。冰凌一般透亮的大眼睛不时瞅瞅这儿瞅瞅那儿。墙上有一个印着大朵牡丹花的大镜子，水银已经斑驳，至少有两片花瓣是溃烂的；有一个镜框，镶着爸爸妈妈和姐姐哥哥的几张照片，都发黄了，使他们看上去都有些脏。屋子里有一个躺柜，很长，像她手里那个红柿子一样，也是红色，只是那红有些暗淡。躺柜旁边的木凳上，坐着一个白脸的胖女人，是大水他娘；大水他娘旁边站着一个清秀的男孩，站得规规矩矩，小大人似的，那就是大水。

那就是大水，此刻就站在眼前。他考上大学了，来和亲戚们告别。小桃听见



这话从他母亲肥硕的嘴里说出来,感觉空气突然黏稠起来。

小桃记得那天特别热,风是干的,从四处吹来,在身上转一圈,就把一层又一层汗水吸干了。小桃为自己当着大水的面流了那么多汗水很尴尬,特意往暗一点的墙角挪了挪,手里一直忙活着,以表现自己能干的样子。她看了一眼大水,大水正低着头,看她一暑假糊好的纸盒子,土堆一样。那一刻,她感觉常年烟熏火燎的房间里格外窄小,姐姐穿剩下的已经褪去颜色的洋布半袖衫袖肘上打了补丁。自己干活的样子也有些粗俗,她希望自己给眼前这个清秀的男人一个更高雅一点的形象,比如像电影里的仙女一样手里拿着花篮什么的。但是,这些土褐色的纸片是她唯一的道具,这些粗鄙的道具除了可表演她的勤劳之外一无用处,她心性中的万千花朵此刻只能躲在深冬的风里,她懊恼却无力解决,这让她在大水面前备感羞辱。

这是她见过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白净的脸和沉默的眼神让她看见了他注定和她周围的人不一样的未来,这个未来让她着迷了、自卑了。她想告诉大水:“我们早就认识,你忘了吗?”然而,她的声音还没出来就被沉积到心底。她感觉大水抬起头来了,他在看她,而她却掉进一口深井一样,再也抬不起头来。

小桃真感谢那天夜里的雨。那场不同寻常的雨,把所有道路都冲毁了。那场不同寻常的雨,把陪母亲衣锦还乡的大水滞留在镇上,让他们再次相逢了。

其实那是一个普通的中午,像她以前的日子一样,充满了大人的呵斥和低劣饮食的霉味。她回到自己房间,发现自己的紫罗兰香粉快用完了,她想去买一袋。她喜欢那种味道,那是她在灰暗的日子里唯一的奢侈和痴迷。尽管她认为中午人们都在昏睡,没有人看见,她还是特意换上了那件红色的裙子,把剩余的一点香粉也擦在了脸上。不过她站在镜子前的时候还是想起了大水,她真希望大水那天看见她的时候自己是这个样子。而这个中午,她并没有想到大水真能看见她,她以为大水已经离开了,他们再不能相见了。

可是她还是绕到了大水亲戚家门口。那普通的青砖门楼,在小桃看来已经有些异样;墙头上长着几棵草,在阳光暴晒下显得毫无生机。周围安静得有些失常,似乎连畜生都进入了昏睡状态。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在青砖小道上踢踢踏踏回响。突然,她听到了一种声音,纸张翻动的声音,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滑动的声音,那声音如此清晰而又响亮,像阳光在她心底的喧响,像风在她发梢和衣袖间穿行,像月亮到达她窗前,把她年轻的身体突然照亮。

她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而这正是她想要的。他一下子站起来,低头看着她。她注意到他手里的书,是《安娜·卡列尼娜》,那书那么厚,把她书包里的书都摞起来也没有这么厚。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大水已经慌里慌张地把书放在石头凳子上上了。

这样一本厚书也是让小桃崇拜的。小桃只愿意看小人书,有插图,看起来还有意思,这样长篇大论的书小桃也就翻两页。小桃应该径直去商店买香粉,但是,小桃稍一犹疑就走到了大水身边。她从大水手里拿过书,说:“《安娜·卡列尼娜》,外国书啊。大学生,你还读外国书?”

小桃一边说着一边像模像样地读起来,大水正读到沃伦斯基在赛马的时候

从马上摔下来，安娜失态地发出一声惊呼那一段。小桃端着书念着，为小说主人公的爱情所感动，心神摇荡，一时有些恍惚。

小桃抬起头，看着大水，说：“我们见过。”

大水说：“我知道。”

大水个子很高，她说话要仰着头，她很喜欢这种感觉，被他俯视，像是被保护和隐藏了起来，而她无时无刻不在期待这种感觉。

他们互相躲闪着看了一眼。那是致命的一眼，小桃觉得一团小小的火苗在心口燃烧，她的疼痛和委屈突然来临。小桃说不清为什么就到了大水怀里，两个人抱在一起。

那一刻，她听见自己的心归根的落叶一样，轻轻停下来。她也听见了大水的心跳，使她的脸像是被不停敲击。他们很快就有了更深的欲望。她想吻一下大水，吻一下他薄薄的嘴唇和细软的年轻的胡须。她知道大水懂得她的需求，他低下头来也想吻她，可是他们都不会接吻，大水的下巴碰到了小桃的鼻子，小桃鼻子一阵酸涩，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小桃觉得接吻不该是这样，应该更隆重和完美，她还想着继续完成这件重要的事情，但是，来不及了，大水母亲已经拿着笤帚疙瘩打上来了。

## 二

小桃掉进了更深的地狱。她被关在家里，再没有上学。白天她绣枕头、织毛衣、做衣服。晚上和母亲一起糊纸盒子。土灰色的纸夹子把她的手弄得很粗糙，指甲里都是泥垢；她通常都不穿袜子，肮脏的脚趾头躲在一双咖啡色塑料凉鞋里，走投无路地蜷曲着。她的裙子被纸屑和糨糊弄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更像是一块裹在身上的抹布。她身边的纸盒子越堆越高，每增高一分她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在降低一截，她觉得这些纸盒子总有一天会把她埋掉——她再没有出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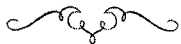
现在，她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还可以思念。那天的场景被她无数次重温——

她说：我们见过。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她总是一遍又一遍温习大水说这三个字的表情和动作，他当时的眼神、他嘴唇羞涩的颤动、他呼出的柔软的气息。“我知道。”她把这三个字秘密地包裹在内心，像苦孩子得到的糖一样，偶尔舔一下就足以抵挡日子的苦涩。暗夜里，她会调皮地模仿大水的样子，说：“我知道。”之后就感觉这三个字冉冉升起，在夜空的某一个地方悄悄停留，微弱的光芒让她的心有了丝丝温暖；只是这欢乐像建在沙漠的城堡，稍有风吹草动就倒塌了，不见了。有时她也会幻想，大水像传说中的英雄一样过来救她，每次幻想她都会为假想的成功而激动难眠。但是，这幻想在一天又一天的失望中也渐渐湮灭了，她知道大水不可能来了。

大水不要她了。这想法一旦产生，小桃不是绝望，而是放弃。她一想到大水永远不能来救她就会不洗脸不梳头，她任由自己邋里邋遢，任由别人对她骂骂咧咧，她觉得没有大水，这一切都不值得在意。



家里人绝口不提大水的事，他们上班之前就锁上门。其实不锁上也没有人，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整个街道也看不见几个人。小桃的活动空间就是院子和四间屋子，伙伴是那只叫花花的猫，再有就是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白天不出人，晚上出人了，家里人下班了，她就没资格看了。

家里人很少和她说话，好像和她一说话就沾上了不干不净的东西。父亲喜欢姐姐，也喜欢姐姐的婚姻。姐姐的对象是军人，在部队是连长了，根红苗正。父亲特别希望和别人说起姐姐，只要说起姐姐，他就可以说到他当连长的女婿了。姐姐有了这个背景，在家里就有了优越感，说话很占地方，哥哥不能做主的事她能做主。哥哥在锻压厂上班，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他眼睛有些斜视，不知道的人看他，好像他对什么都不屑一顾。那事之后他在小桃面前骂了一句：丢人现眼！他让小桃知道：自己是这个家里最不干净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家里其他人是干净的，是懂得教养和规矩的才把她关起来。甚至连花花都是干净的。过去她没有觉出这只猫有什么特别，现在和这只猫日日为伴，就觉出了猫的不同凡响。花花从来不吃别人家的东西，总是一遍又一遍清洗全身。院里有时也来别的猫，但让花花一比就脏透了。她有时就瞅着花花的蓝眼睛，想花花的眼睛蓝得真明亮，不像自己，心里眼里都不干净了，处处是大水。

这个家里连猫都是干净的，小桃有什么好说的呢。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柿子树的叶子掉光了，几十个红柿子像剥光了羽毛的鸟一样挂在树上。她很想摘下一个尝尝，往年她都这样，柿子熟了她会先吃一个。但今年她不敢，今年她低人一等，是个犯错误的人了。这天她正织毛衣，花花不知道从哪里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边凄厉地叫一边围着柿子树打转悠。快中午的时候，那猫终于趴在树下不动了。她知道，猫肯定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花花临死之前长久地望着她，那眼睛的蓝黄昏的天空一样渐渐暗淡，她很害怕，却又无能为力，她看着终于死去的猫哭起来。她和大水这件事以来，小桃还是第一次流泪。

对大水的思念再一次汹涌而来。花花的死使这思念第一次显得理直气壮了。她找出长久不用的纸和笔，给大水写了一封信，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寄到哪里，就是写，一个劲写，一边写一边哭，写完后就把信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她希望有机会把信给大水。这个向往激活了她，她觉得自己该离开这个家了。

有了这个理想以后，她变得比以前更乖巧了。街道活催得紧的时候，一天能糊六百多个纸盒子。她给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都织了毛衣。织完后趁大家看电视的空，把毛衣给大家拿出来，让大家都穿上。一家人都很高兴。她唯独没有给姐姐。姐姐的脸涨红着，显然很不高兴。小桃过去搂着姐姐的脖子说：“姐，我要给你织一件独一无二的，全镇就你自己一个样式。”

等到他们回自己屋了，她才跑到姐姐屋里，说：“姐，你借给我点钱，我明天去买本编织书，给你挑一个最好的花样。你看我就会织那几样，太老土了。”姐姐开始还犹豫，怕让妹妹出去了父母知道生自己的气。可她是知道妹妹手艺的，她很想要一件妹妹说的那种全镇独一无二的毛衣，见男朋友的时候穿。她慎重地想了想，就把自己的15块私房钱给了妹妹。小桃接过钱心怦怦直跳，她生怕让姐

看出来，赶紧找借口回了自己房间。

那一夜格外长。她一遍遍看窗外，看星星，看院子里黑乎乎的书，希望天快点亮。天黑得无底洞一样，好像能把她吞吃了。很久，才霜打的树叶一样显出一点白，那白飘到窗棂上的时候小桃困了，但她不敢睡，怕一睡耽误大事。她也不敢动，担心出了动静让家里人起疑心。躺着困，容易睡着，她就跪着，把头抵在菊花枕头上。有一阵她跪着睡过去了，倒下的时候立刻就醒了。急忙把头抬起来，直起身子跪着，就看见窗外红彤彤一片——太阳出来了。

他们相继起床了。小桃赶紧也起来，给他们做饭，她做得很积极，但今天煤球炉子好像很不争气，火缓得很慢，水半天才开。他们洗漱的动作也迟缓，出来进去很不着急。小桃告诉自己要忍耐、忍耐，忍耐就有出路。她像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给大家盛饭。她一趟趟端着，心里说：我再也不伺候你们了。动作却不敢怠慢，仍然谦卑地说：“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分别把碗递给他们。她给姐姐盛的时候多挑了几根面条，算是对姐姐的报答。她最后给姐姐端去的时候特意显摆了一下。姐姐看见自己碗里比其他人丰富些，一笑，没说什么。小桃却吓了一跳。后悔自己的做法违反了常规，后果不堪设想。后边的动作小桃尽量做得和以前一样。

他们上班走了以后，小桃就收拾东西，随身的衣服、洗漱用具，出门会用钱的东西都带着。她突发灵感，又到母亲房间里翻了一遍，果然大有收获，在红色躺柜里翻到了160块钱，想想，她又给放下50。她把给姐姐的毛衣平展展铺好，她给姐姐选择了红色，像红旗一样，喜庆；她用了双线，暖和；她织了莲花图案，复杂，别人织不了；更主要的是她织成了蝙蝠衫，刚时兴，有卖成衣的，手工织的蝙蝠衫小镇上还没有人穿。然后给姐姐写了一张条：姐姐，我走了，你照顾咱爸爸妈妈和哥哥吧。你的毛衣早织好了，希望你喜欢。妹妹小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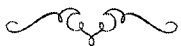
小桃背着包袱出门，才意识到门是锁着的，她出不了门。想来想去，只有眼前这棵柿子树了。她上了树，摘了八个红柿子，离开了家。

### 三

小桃不知道去哪里。她觉得自己应该去找大水，但她不知道大水在哪里上学，甚至不知道大水的大名，隐约听说大水是从瀛州市来，上的是水利大学。她就上了公共汽车站。售票员问她去哪里，她说：水利大学。售票员问她哪个水利大学。她才知道全国有很多水利大学。她以为大水是在本省，应该是在省城，就说：“我要去省城。”

“我要去省城。”这想法激励了她，使她的行动有了神圣的意义。她坐了七个小时才到。下了车，小桃问了去水利大学的路，她舍不得坐公共汽车，就一路走过去。她被关得太久了，乍一出来，两腿像刚松绑一样，轻松得想要飞起来。到处都是陌生人，她和那些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危害，这更让她安宁。她就要见到大水了，这想法让她高兴，让她又一次想起那三个字：“我知道。”这三个字让她觉得大水就在身边，他温暖的目光笼罩在自己头顶上。她仰着头说你

从未如此爱过



知道什么啊？你知道我来找你了么？你知道吗？一句又一句询问像早晨的鸟鸣一样在心里回响，好像他正在聆听一样。

真到了水利大学门口她反而犹豫了。那些出出进进的女大学生穿着一色的蓝色校服，前胸都挂着小牌，表明她们和她不一样的身份和层次。大水身边都是这样的女同学，怎么会看上我呢。她在门口转悠来转悠去，总是没有勇气进去。天渐渐黑下来，纵是有路灯撑着，也不免阴暗。小桃当务之急是找个住的地方。

在附近找了小旅店，店老板是个中年女人，有些胖，一边织毛衣一边问住几天之类问题。小桃吞吞吐吐说住三天吧。她担心住多了钱花得太多。房费没有她想得那么多，一天三块钱，小桃暂时承受得起。小桃办手续的时候又来了几个人，看来和中年女人很熟悉，其中一个刀疤脸还拧了中年女人一把。那个刀疤脸上楼的时候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让她心惊肉跳。她觉得不能在这个地方久住。

房间里共有四张床，倒是没有别人，她心里踏实些。她怕有别人自己睡觉太死，把钱偷走。

她很快就睡着了，也没有做梦。她觉得是被饿醒的。她拿出一个红柿子，想吃，却突然流了泪。一边流泪一边吃。吃完了，给大水挑了一个，最软，又红润，一定很甜。她想让大水尝尝。去水利大学的路上，她反复设想大水迎面走来。她为这个假想的场景激动不已，设计了迎上大水的各种动作——跑过去，或者笑咪咪地等着他。

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中午她买了一个煎饼子，一边吃着——边继续看着出入的学生。她特意站到显眼的地方，使大水一出校门就能看见她。她相信大水如果在这个学校一定会出来。风很凉，从梧桐枯干的枝条下穿过来，强硬地进入小桃的衣服，她就躲到校门旁边的墙头。正对着门口有个小门店，卖教材，也卖副食。经理是个年轻女人，三十多岁。见她在门口吃就招呼她进来，给她斟了一碗水。小桃很感激，也很难堪。她很想和这个女人打听一下，但是，说不清为什么，她还是愿意这样一厢情愿地等。她有时盼望能等到，有时又害怕大水真能看见她。她该怎么和大水说呢？他抱了她，亲了他，她就追来了。这会让大水高兴吗？

正想着，她好像看见大水了。他从校门口出来，白白净净的。小桃一下子慌了，想把水碗放下，眼睛又不敢离开大水，那碗底半边在桌角上，半边悬空，咣当一声就碎了。小桃嘴里说着对不起，眼睛却盯着外面。她慌里慌张抓出一块钱放在柜台上，远远跟上去，却发现这个学生戴了眼镜。大水是不戴眼镜的。

第二天早晨她起得晚，出去吃了点豆腐脑，又挑了两个红柿子去了水利大学。

天有些阴，行人显得很拘束。小桃的步子也沉了。从旅店到水利大学要十几里路，小桃昨天一点也没觉得远，今天却有些累了。树光秃秃的，没有剩几片叶子。鸟依然停在上面，远远看见人来了才不情愿地飞走。那个书店的女人早就来了，一个黑且瘦的女人，身边围着几个学生。小桃有些难为情，在旁边站了一会，因为没有别的事，就过去帮着扫地。那女人等把学生都打发了，就把一块钱还给了小桃。

小桃没有接，说：“这钱是赔你那个碗。”

那女人笑笑，说：“知道。你刚才给扫地，算是工钱。”

两个人都笑了。

慢慢地，小桃知道这女人姓薛，就叫她薛姐。这一天她就在薛姐这里，帮着做点零碎活。她知道自己这样就等于当了下人了，一个下人和一个大学生有着多大的距离啊，她看着有说有笑的学生们，觉得大水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她的心沉得像雨后的泥巴，汪着一天一地的水，看见高高瘦瘦的男生心都要抽搐一下。店里不忙的时候，她就坐在一边想大水，想大水碰到她额头时轻微的疼和酸楚，想大水的手翻动书的样子。后来她找到了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她只随手翻了翻，又放下了。过了一会她又忍不住，过去又把那本书翻开，被薛姐看到了，就答应借给她看。薛姐嘱咐她不要弄脏了，别影响销售。快天黑的时候，她就在这本书拿走了，走的时候把两个红柿子留给薛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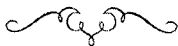
这天晚上她就一直在看书，她这辈子除了课本还是第一次这么投入地看一本书。书上的故事很快就让她伤感了，眼泪像那天晚上的雨，哗哗地、不可思议地流。她被家里人关了那么久都没这么哭过。她怕眼泪把书打湿，一次次把书放下，等到泪流过了，只剩下抽抽噎噎地啜泣再把书拿过来重新读。尤其是安娜看到沃伦斯基落马的那声惊呼，她百看不厌，心神摇荡，每一次看都泪流满面。天已经亮了，她觉得不能再哭了。

站在窗前，能看见一栋楼残破的屋顶，一棵树光秃秃的枝丫，然后就是白茫茫的天空。她觉得肚子有点饿，过去拿柿子。只剩三个柿子了，都有些软，已经放不了几天了。大水如果再不来的话，就吃不上她的柿子了。她撕开柿子薄薄的皮，轻轻吮着，柿子软嫩的汁肉滑进嘴里。她吞咽着，想着这是自己带给大水的甜，他竟然不要，又是一阵啜泣。一滴柿子汁水冲进了她的气管，她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软烂的柿子冲口而出，全喷在了书上。

她只剩了哭，一边用毛巾擦一边哭，一边用卫生纸擦一边哭，一边用手擦一边哭。她睡着了，一边睡觉一边哭，睡醒了接着哭。哭泣成了她的事业，如此不可割舍地缠绕着她，她推不开拉不动，被覆盖被羁押被吞咽，她的意识和思想全部被淹没，她不能叫喊不能呻吟，只有哭泣深入她的肺腑，混迹于血肉之中，在她的四肢和发梢之间奔涌、沸腾。

## 四

第三天她又去学校门口呆了一天，回来的时候中年女人过来问她是否续住。不续住能怎么样？她说明天再说吧。这两天她也在想以后该怎么办，她知道大水是不管她的，任何人也不管她，她的思念和存在对于别人显得毫无意义。她只能自己管自己。那么自己必须找到一个事做，挣点钱，确保自己能生存下去。她第一个想到的有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就是薛姐。她能看出来，薛姐是个好人，不占别人一点便宜。她进屋后早早就躺下了。她好像刚要睡着，那个刀疤脸就扑过来，他抓她的乳房，撕她的秋裤，小桃一边拼命阻拦，一边喊救命。她喊得声嘶力



竭，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她的秋裤已经被刀疤脸扯下来了，下半身只剩下碎花内裤，小桃觉得没有能力捍卫自己了，就放弃了挣扎，一边哭一边央求说：“大哥，求求你给大水留着，求求你给大水留着。”刀疤脸猛然抓起一个红柿子，恶狠狠地砸向她，小桃一着急却醒了。

夜黑得没有丝毫缝隙，密密实地裹挟着她。她一动不敢动，沉浸在梦里。早晨起来，她找中年女人退房，明明知道中年女人什么也没有做，小桃还是觉得她脸上的肉有些恶毒。

回到房间，她打开放红柿子的布兜，几个红柿子像是后宫失宠的妃子一样，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着。她挑了两个，选一个给大水留着。她知道大水已经不可能吃她的红柿子了，她还是被一种渺茫的几乎不存在的欲念左右着，把其中最圆最漂亮的柿子留下了。

那是一个她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的柿子，色泽艳丽，像阳光下的旗帜；形态儒雅，让人想起大水细长的手指捧读托尔斯泰名著的样子。她放在鼻子下嗅嗅，能闻到秋天果子的甜腻。她抚摸着柿子光洁的皮肤，似乎感到一个小伙子对她无边的占有和舍弃。她反复掂量了一下，把鲜红的柿子轻轻放进布兜。

布兜是她自己绣的，是两只蝴蝶，在初夏的花丛中舞蹈。柿子把一只蝴蝶压住了，另一只就剩下了绝望。布兜里有她写给大水的信，现在和给大水的柿子走在一起了。

小桃拿着一只柿子又去了水利大学。她和薛姐说了自己的故事，说了那本已经不干净的书。薛姐听了，答应她可以留下来，帮着照顾书店和孩子。至于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已经不能出售，就送给她了。慢慢地她了解了薛姐的家庭。她的丈夫是学行政管理的，就在学校教德育；女儿刚两岁半，在幼儿园，每天下午接回来。小桃觉得自己该流点眼泪，这使自己更像一个情感受到伤害、生活走投无路的人，但是，她的眼泪像旱田的水一样，躲到深邃的地方，窥视着一厢情愿的期待。她只有像通常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表现的一样，深深低下头。但是，她还是感觉到薛姐对自己的怜悯，这让她很不自在。

薛姐安排她卖书，书后边都有定价，卖完记在一本蓝色笔记本上。薛姐交代完以后就去进货了。小桃看着薛姐的背影，觉得忘了告诉她一件事。她没有告诉薛姐那只因为吃了脏东西而死去的猫，就是这只猫让她放弃了过去。

第一天她卖了三本书，两本教材，另外一本是小说。那人要买大仲马的《三剑客》，她强烈推荐他买《安娜·卡列尼娜》，那个人说早就看过。她看看那人的手，又短又粗，她觉得只有像大水那样的手看这本书才配，她给拿了《三剑客》，心里一直想大水细长的手。

下午，一个秃顶的男人领着一个小女孩进来。小桃第一感觉就是薛姐的丈夫和孩子。果然，孩子撒开男人的手就扑向薛姐，薛姐就鸡啄米似的在孩子脸上亲。一家人热闹够了，薛姐才想起介绍小桃。薛姐的丈夫姓庄，小桃叫庄老师；孩子叫佳佳。小桃叫了庄老师，就去抱孩子。佳佳一把就搂住薛姐的脖子，无论小桃怎么逗也不肯下来。薛姐觉得孩子这样让小桃下不来台，况且以后还要让小桃照顾佳佳，必须有个熟悉过程，就强硬地把孩子递给小桃。佳佳受了惊吓一

样，大哭起来，那哭声是极为失常的，有些声嘶力竭。佳佳不时看一眼小桃，看一眼就哭一通。小桃把红柿子给佳佳，佳佳愤怒地扔出去，红柿子摊在地上，鲜血一样狰狞恐怖。在以后的日子里，小桃常想起佳佳今天的哭声，她因此相信了命运。佳佳看见她的时候一定看见了她自己悲惨的未来。只是她还小，说不出来，只能用哭泣表达她的绝望和抵抗。没有人因为一个孩子的哭声改变原有的秩序和规则，因为大人们并不了解孩子，不了解孩子对世界透彻的感知。薛家夫妇也一样，他们把佳佳的哭闹当成一个孩子对陌生人的拒绝，而不是对灾难的抵抗。小桃还是留了下来。

小桃当天就搬到了店里，她不但很快熟悉了书店的一应事物，而且常能出乎薛姐预料地超额完成销售。小桃来之后，小店的生意明显见好，一些男大学生常借故买东西来看小桃。小桃对这些男生们的目光是清楚的，但是她心里一想大水，这些目光就雪花一样融化进空气中、泥土里，找不到痕迹。小桃知道，自己这张脸也就是哄人家高兴哄自个儿高兴，动真格的就不行了。这些大学生都是国家干部，不可能要她。这想法让她咯噔一下：大水也是国家干部，这些人不要她，大水就要她吗？小桃就伤感了，这伤感越来越强烈地笼罩着她，使她的目光里总是阴雨绵绵，好像那天夜里的雨一直在下。

有一天，有一个大学生买《雪莱诗选》的时候，在钱里放了一首诗歌：

你的眼睛像秋天的天光  
我的思念是无边的网  
秋天能收获美丽的果实  
我能闻到爱情的甜香

小桃看了，把诗歌给了薛姐，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薛姐对小桃的态度很赞赏。她是过来人，能看出这些大学生的企图。她清楚这些大学生都好高骛远，对小桃的觊觎只是本能，无关情感，真要让他们选择小桃，一个个都会跑得比兔子快。就对小桃说：“你做得对，你还小，还是不要谈，再说，你还没找到大水呢。”

大水是她迷惑的，犹如幻影，在她生命里突然闪现，她追来了，却一片荆棘，除了满天满地的疼，她什么也没有得到。此刻再由薛姐当作宝贝说出来，小桃感觉不是好笑，而是讽刺。看薛姐的目光突然多了一种毒。那毒连小桃自己都吓了一跳，只一闪，就消失了。她对薛姐说：“你让庄老师到学校给问问吧，看看大水是不是在这里上学。”

薛姐是个迟钝的人，她眼前的小桃还是几个月前的样子，心事重重的，不爱说话，做起生意来一丝不苟。薛姐答应让丈夫了解一下去年学生入学情况，看有没有来自瀛州市的学生，如果有，有没有一个叫大水的。

